

庭院·修篁

文：张欣

黑色，艺术家单凡（1959年生于中国杭州）的“缓慢之作黑色系列”，给步入他画展的观众留下的第一印象便是：他三十多年来倾心创作的“竹子”主题在此终结了。他曾在2009年初夏，回顾对传统绘画的积累后所走的抽象绘画的道路时说到：“在我近年所创作的以墨竹为主题的纸上作品‘瞬时之作’中，我自始自终守住了中国传统绘画中‘留白’这块精华之地。”

当时，虽然他已经开始用黑的油画颜色密密层层地涂满了整块画布，但是这些作品仍然属于他将“瞬时之作”中的墨竹细部放大到油画布上的“缓慢之作”的系列作品，而这一系列作品是与他的纸上水墨“瞬时之作”同时展出。观众在他这些“缓慢之作”中可依次追塑他从传统墨竹发展过来的，根据中西方构图学演变成属于他自己的画面构图，再把这些构图投影到油画布上进行放大后加以抽象提炼的整个过程。他2009年夏天开始创作的“缓慢之作”系列应该是单凡从中国传统墨竹中走出来的创新之作。

“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绘画中从未出现过西方式纯抽象表达，意象表达才是中国传统绘画的精华。因此，我追求的是通过方法论来达到对墨竹的一种纯抽象的表达¹。”谈起他的新作，单凡的声音显得很亢奋：“宋代墨竹大师文与可曾有‘身与竹化’一说，我的黑色系列作品则是我的‘身与竹化’——抽象表达。”任何欣赏这些以黑色为主色作品的观众，都无法还原单凡最初所要表达的墨竹对象。但是当你凝视这黑色画面时，都能感受到这些艺术家创作时胸中之竹，以及他对中国传统绘画中“留白”（一个开放的空间），与用层层黑色油彩堆积起来的黑色（一个闭塞的空间）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迷恋，这也许是他对中国传统绘画构图学中“疏可走马，密不通风”的精准理解与表达。

从竹子到内心的风景

一道光裂，弯弯曲曲的向上伸展，直到触入画面中央无底的黑色（“缓慢之作 66小时”2011）。下一张作品中，一些未经雕琢的白色空隙在接近画框底边的地方构成一条水平线（“缓慢之作 55小时”2011）。这些抽象的画面在观众的想像中跳跃，构成各种景致。在第一幅画中我们似乎看到了一座山的轮廓。在第二幅画中则令人联想到一条低沉的，正如荷兰风景画或十八世纪的以云为主题的绘画中所出现的那种地平线。在第三幅作品中，这条水平线接近画面的中间位置（“缓慢之作 62小时”2011）。单凡在描述他创作这些作品的灵感时，也曾概述了他的抽象作品与类似风景的巧遇：“当我把墨竹细部放大后，在那些抽象肌理中却有很具象的似乎象风景的存在。这些现象的出现映证了我对黑中有白，白中有黑，以及抽象与具象共存的理解。因此，在我把墨竹抽象化的过程中，风景已经在我胸中涌动了。”

虽然单凡的这些作品乍看上去与2009年初夏之前的作品非常相似，但是从创作方法和美

学宗旨上来说，他已经与先前的自己分道扬镳。尤其是作品的定位已经完全不同。这是因为在他早期的作品中，把原先的墨竹进行抽象提炼后用黑色表达过程中的每一个步骤都是以技法为先导的，并且是以系列为单位展出的。如今，单凡全凭自己的想象力来进行自由创作，而每件新作都是一个独立的篇章。

“绘画在这以前对我来说是一种脑力的挑战。我现在画画时则主要用体力，这对我来说十分的休闲放松，我享受着这种持续的，有着轻轻节奏地泛动的笔触所带来的‘缓慢’的乐趣。”

单凡把这种“缓慢”的绘画方式带给他的乐趣称为“充实的空间”。熟悉他早年作品的人，眼前会立刻浮现出那幅《填空》2007。在这幅作品中艺术家用白色颜料均匀地填满了宋代文与可的一幅墨竹图中所留下的所有空白部分，单凡用填空的方法暗喻出“空白”是由潜在的“充实”而凸现出来，同时也道明了空白是某种缺乏。在这一时期，他以批判的态度直面中国传统中的“以虚为实”的基本哲学观，以及对中国传统绘画观中过分重视师承关系的设问。形象的讲，单凡在新作中不再拘泥“胸有成竹”这种归根结底还是离不开竹子的传统清规，进入了“我即是画”，“身与竹化”的自由王国。

黑不是色彩，黑是诗篇

“我如果在创作中长时间凝注黑色的话，会对我产生一种魔术般的效果，黑色象一个黑洞，会把我的灵魂吸进去。黑色否定了所有色彩，黑色是一种沉力，一种物质，动能，黑色是深度，肌理。我对黑色的情感是一种诗意般的渴望。”

绘画艺术中的黑色不得不让人们联想到俄罗斯艺术家卡兹米尔·马勒维其（Kasimir Malewitsch 1879-1935）的思想以及他在1915年创作的作品《白底上的黑方块》。马勒维其在画布上涂了79平方厘米的油彩，他是想要把艺术“从物的重压下释放出来”。如果说马勒维其所持的观点是对艺术史的一种新的审视，那么单凡的黑色所凸显的则是一种自我反思过程中的冥想活动。但他绝对不是一个极简主义者，他浓重而有激情的黑色笔触，尤其是那些黑色中所留出的白色空隙背离了极简主义艺术家所求的客体性和简约形态。

“我不认为我目前的作品是属于极简主义范畴的作品。在我的作品中至少还存在着讲述性。这种讲述不是循续渐进的，而是一种诗般的跳跃，没有开端也没有结尾，很精确同时也很开放。”

在单凡已经开始创作他的“黑色系列”之后，他偶然间看到了法国画家皮勒·苏拉其（Pierre Soulage 1919）的画册，他对苏拉其1979以后用刮刀创作的黑色作品赞叹不已。但是，他明白自己和苏拉其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

“当我完成一天的工作后，我便进入工作室开始画我的黑色作品，那在画布上轻盈跳动的，不断重复的，均匀的笔触让我感到放松，我无所思考，好像所有的外部世界都被画布

上的黑色关在了门外，从黑色往里走都是我的世界。”

在此意义上，绘画成了他每日的冥想仪式。传统墨竹的创作是以冥想为先，即先成竹在胸，继而一气呵成。在单凡的绘画系列中，绘画本身成了一种冥想。单凡将这些作品命名为“缓慢之作”，并在每幅作品中注明创作所用的时间，这是为了突出强调持之以恒和“缓慢”的乐趣。有些作品用了超过一百多个小时。为了在创作中达到“缓慢”而持之以恒，使用水墨和中国毛笔已经达不到目的。单凡解释到：“水墨在宣纸上渗透迅速，中国毛笔也达不到精致描绘的要求。为了‘缓慢’的乐趣和精心描绘我用油画颜色和油画布来代替水墨和宣纸。”

一种有定义的空广

单凡说，竹子是他三十多年来从未间断过的，唯一倾注心血的绘画主题。他直到现在创作油画的同时，还是常常用水墨在宣纸上画竹子。正如“瞬时之作”所暗示的那样，这些作品在他的生活中起着另外一种作用：单凡每天清晨醒来使用毛笔沾墨在宣纸上做一点功课。他在“瞬时之作”中所强调的正好与他的“缓慢之作”相反，在“瞬时之作”中它所强调的是瞬时和即兴表达的乐趣，可以说是他对故土中国的一种怀恋²。而现在的黑色系列作品却完全标志着他艺术创作的一个新阶段。

“现在我决定用黑色来画画是跟我的年龄有关系。色彩是当代波谱文化的特色，如果我还年轻的话，外部世界的色彩缤纷对我来说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但是我现在着迷于黑色，是因为黑色正与其它颜色相反，他是内向的，他是我内在的可以冥想的世界。”

这种“内在的空广”不能简单的被看作一种自然风景中的地平线或蜿蜒的山脊所给人带来的空广。这一点观众可通过“缓慢之作59小时”，2011这幅作品体会到：在这幅作品中那些白色的空隙从画的上方，从靠近左边画框的地方延伸到画面中央部位，并与画面黑色肌理交错行进。清晰的笔触另人联想到水面上阵阵涟漪。但是，这种无边际的联想却与画面严紧的构图无法协调。画面中笔触的宽度和浓度构成横向画面的层次感，唤起观众对土、石、砂层层堆积的想像。单凡使用明丽“象牙黑”和拙涩“灯黑”的两种不同的油画颜色来凸显出画面的层次和肌理。随着光线和观察角度的变化，画面的气氛也会随之改变。这幅作品与单凡的其他黑色系列作品相比较无疑是具有特殊地位，即：该幅作品的画面气氛给观众所留下的是一种明显的对风景的联想。

“我需要在画面中呈现一种不和谐，在画面的黑色世界中出现的一道白色光裂就是一种不和谐。在我所有的系列作品中，在那铺天盖地的黑色肌理中都有一些白色的空隙。”

单凡在此所讲的“不和谐”的概念或许难以让人理解，但是其构图上所达到的效果便能证实以下的联想：若是观众尝试把上面所提到的那幅作品中的竖直排列的白色空隙用语言表达出来，或者把它与某种自然现象联想起来的话，就会得到诸如黑暗中丝丝柔柔的光源这样的联想。倘若受到中国传统艺术哲学的感召，观众便会想到“密不通风，疏可走马”，“气韵生动”等概念。不只是单凡，任何一个一头载进单凡黑色世界之中的观众想要用语言表达自己的对这些作品的感受的话，都会感到诗意扑面而来。

- 1) 此处以及后文所引用的言论来自2011年11月21日于汉堡与单凡的谈话。
- 2) 来自单凡2009年在德国奥尔登堡州立博物馆展览目录“单凡，瞬时之作 - 缓慢之作”第 135-137页。
- 3) Ebd., S. 139-141。